

六雄八將論

全

0 1 2 3 4 5 6 7 8 9 10

タイトル番号：0091

書名：六雄八將論

1冊

281

保強策高果
論

芝文應局寅冲冬

林之羽初以初額錢



題辭

雲龍青山先生之老於史學闡境所知國不待稱揚而伯卿罷箕裘不隨家聲有六雄八將論見示余嘗與老先生辱交於同僚又與伯卿為通家之好今觀其所著議論卓偉行文縱橫樹旌文壇駕御驅使六雄八將於筆陣詞鋒之間何其壯也蓋其源厚者其流必遠藏之深者發之必廣先君子涉獵古今所畜或有未發者待幹蠱有人而發之如持滿之弓投機而發一發五豝獲豈不多哉加之篇章字句紀律整然範而馳驅一朝十禽何足言乎余也間居不出戶

庭、望壯襟胸、雖老矣、據鞍顧盼、不覺稱快焉。

會澤安題

佩弦齋稿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著

六雄論

上杉謙信

世之論謙信者、或惜其失於猛、余以為不然、天地之間、物之尤猛者為雷、雷一下擊、無物不碎、似過猛者、然積陰凝結而未散、雷一震焉、而群蟄皆奮、萌芽皆發、是天地亦不得不用猛、至於人、何獨患乎猛、願其所為如何耳、謙信固猛將矣、唯猛故欲攻則攻、欲援則援、欲殺則殺、決然而決、奮然而行、熾銳壯烈、毫無

正大之論
雄健之筆

顧慮故其所為固不能無過舉而其所以震動一世者實在此矣夫東北諸國崛強難制自古而然蓋其地險要其人獷悍勢不得不然故 累聖不能無憂而能平定之者古今能幾人哉及源石將開府鑰倉聚東北之雄於府下而撫摩之於是崛強難制之俗在將府則稍為易制而在 朝廷則愈益不可制其後足利氏據京師以制天下又患東北之難制而置管領於鑰倉夫以獷悍之俗據險要之地而又久受將府之撫摩宜其知有將軍而不知有 天子也其後管領日益僭侈自擬將軍以執事上杉氏為

管領上杉氏遂專東北兵馬之權而東北之人唯知有上杉氏無他獷悍之俗徒知戰鬥唯彊是畏何問其它故上杉氏弑其主而人不以為逆殄滅其主之子孫而人不以為悖方足利氏之時不知有 天子者海內皆然而東北為尤甚驚橫恣暴不畏其主者諸將皆然而上杉氏為尤甚橫暴之極人心日離而東國遂為北條氏之有矣於是乎憲政并其姓氏職名授謙信夫東北之不知有 天子如彼其久也而上杉氏之聲如彼其顯也管領之職如彼其專也唯其橫暴所以失國顧謙信而得之可以振威武

於東北矣。而謙信則不以為榮，必也欲一朝天子，身率精騎，橫過敵國數百里之地，以朝京師，而前者不暇邀截，後者不暇躡擊，四海聞之，將必聳然曰：彼生於數百里之外，何以能朝？天子是其義聲，不終朝而震四海，皇威亦隱然伸於宇內，謙信之功大矣，而其能為此者以猛也。王室雖衰乎，赫赫天胤，四海所戴，海內之豪，豈無知尊崇之者，唯四鄰皆敵，所以環顧遲疑，不敢朝覲，獨謙信則猛氣奮發，毫無顧慮，故能為天下之所不能為，不如此，將何以能振數百年之積弊，而令東北崛強之俗知畏？皇

威哉，然則開異日之太平者，謙信不可謂無功，而織豐二家之尊，王室謙信為之首倡，故余之於謙信，不取其猛於殺人，而取其猛於援人也，不取其猛於援人，而取其猛於尊王也，猛豈可少哉。

武田信玄

天之生材不一，氣象開廓，議論正大，謂之英雄，智略縱橫，譎計百出，謂之奸雄，故英雄所為，未嘗不正，奸雄所為，未嘗不譎，而論者或以奸雄為英雄，其不為之所欺者，幾希矣。天文永祿之際，海內糜沸，群雄競起，一時所尚，無非權謀術數，而其能虛襟納諫，舍己

從人者百不有一、此奸雄之常也、如信玄最稱巨擘、而其始也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一旦聽板垣之諫、幡然從之、雖古之賢君無以過焉、余以為此信玄之所以為奸雄也、其納諫者蓋詐耳、非惟納諫之為詐、凡其耽酒色嗜詞賦者皆詐耳、夫人之為惡、固有深淺、其謀淺者其惡雖濟而易敗、既濟而不敗者其謀必深、彼信玄者、以一少年、逐父奪國、一國服之、鄰國畏之、其謀豈淺淺哉、夫信虎之殘忍驚猛、不易制也、當時將士亦皆驍敢桀驁、不易馭也、信玄必謂、我如是而父可逐、如是而將士可馭、皆已有成算、父既

可逐、將士亦可馭、而猶可畏者鄰國也、今夫逐父奪國、一國之人必不服、一國不服、則鄰國得乘其隙、此又不得不為之計、信玄必謂、我逐父奪國、非惟制一國、雖鄰國我將制之、我如是而一國可服、如是而鄰國可制、如是而兵威可振、如是而疆土可闢、凡其所為皆有成算、故能濟而不敗也、逐父之策、在深自韜晦、父不備已、可得而逐矣、馭將士之策、蓋懼之以威、誘之以利耳、至於制鄰國、蓋信玄之所尤用心、而人或不能察其術、吾請言之、夫信虎之猛、鄰國之所畏也、而信玄一旦逐之、易如反掌、鄰國聞之、必驚且懼、而

觀其行事、行事果可觀耶、彼將以為人傑、果不足觀耶、彼將以為妄人、當此時、人孰不勉勵、信玄廼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果何心哉、以信玄之智、其不惑溺於靡曼、雕蟲、麴蘖之間也、亦明矣、而況於隣國拭目之日乎、吾固知其為詐也、然則其術如何、曰、人莫不欲鄰國之畏己、獨信玄則欲其侮己、何者、彼畏我、則有備我、雖欲制之、不可得也、我欲制之、豈若使彼侮我、而無備我、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以百戰百勝之才、一旦為驕情脆弱之人、人不見其可畏、其謀深矣、繇此觀之、其所以耽酒色、嗜詞賦者、蓋欺鄰國之

術、而其所以納諫者、蓋安一國之術也、奸雄欺人、亦可畏也夫、

北條早雲

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尚、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拔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遺澤、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為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智術不為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墜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以也、夫

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鑣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豹收駒犢、有不易馭者矣、而北條氏之立國、天下有事、則投袂而起、身先士卒、跳盪奮呼、毫無沮撓、雖梟猛如和田者、亦有所不避、天下之至猛也、而其所以待民、則孤窮必恤、冤枉必察、天下之至厚也、威猛足以懾伏豪傑、寬厚足以撫綏人民、豪傑畏其威猛、故不敢縱暴其民、人民服其寬厚、故不復離心、無事則八州之民、可安坐而治也、有事則八州之豪、可一麾而聚也、是北條氏之家法、而子孫世守之、此其所以

保九世之久歟、其後伊勢氏據伊豆、冒北條氏、遂雄於關東、余觀其所為、蓋嚴鑣倉北條之故智矣、何則、關東之民、固嘗苦高時之橫虐、相與殄滅之、則冒其氏者、宜深惡之、而今反愛戴之、安知非秦時時賴之遺澤哉、夫高時橫虐、不得不亡、而後之有關東者、竟無有寬厚慈惠如秦時時賴者、則其政蹟之美國人、有不忍忘者、而又困於武人之虐政、則其所以念北條氏者、愈久愈深、亦自然之勢也、早雲之興、實乘此機、而嚴其故智、故人民欣然歸心、早雲之言曰、君者父也、民者子也、安有父焉而不愛其子者耶、何其仁

厚也。而其取伊豆、取小田原，又何其飄暴迅疾也。時人所謂獍猛如神、慈厚如佛者，即北條氏家法，而早雲之嚴之也，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以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亡哉。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攻出雲七年而舉之，可謂久矣。然兵鋒不挫，財用不匱，糧食不竭，國人不苦，古今奇之。夫七年之久，戰不能無利鈍，年不能無豐凶，元就何術而如此也。尼子氏雖衰弱哉，然藉累世之儲蓄，城守七年，

亦已壯矣。則攻之者安保士氣之不耗竭，而敵人之不乘釁元就又何術而如此也。豐太閤帥天下之兵以圍小田原，不拔者數月，而兵鋒頗衰，元就子隆景進休兵鼓勇之說，然後能克之。隆景之策，蓋出於元就，則元就之取出雲，果用此術歟，抑亦有奇謀秘策不可得而測者歟。曰不然，元就蓋有一術，而當時不知其術非他，以寬惠收人心耳。方尼子氏之城守也，其所憂者非士卒之不精，則城壘之不堅也，非糧食之不多，則器械之不利也。而元就務撫恤降附，以收其民心，民心日離尼子氏，而七年之久，愈益問其疾

苦恤其孤窮故尼子氏之於元就防禦非不力謀慮非不深唯其民日離而國日孤所以不免淪滅尼子氏非至愚者淪滅而不悟亦有由矣應仁以來天下幅裂何年無兵何地無戰亦唯以力相轢以譎相傾而未有能收民心者能收民心者東有早雲西有元就耳尼子氏之不悟亦宜矣何以知其然也元就嘗從大內氏攻出雲進策曰宜先撫納而後力攻大內氏不從敗而還夫他人之攻出雲元就猶欲試是策即其自用之於佗日亦明矣人心苟歸我則兵鋒何繇而挫財用何繇而匱糧食何繇而竭國人何繇而

苦故取人之國莫善於先收其民心元就晚年出雲嘗亂矣尼子勝久以驍武之姿據其故土而輔以山中幸盛之雄猛宜其盤結不拔而毛利氏之兵一出則所向無前勝久曾不能保立錐之地此可以見民心之不復思尼子氏也其所以不復思尼子者豈偶然哉

織田右府

凡事取目前之快而不深究異日之利害者非英雄也亂世之雄唯武是極攻一城唯恐不拔伐一國唯恐不取晝夜爭戰必克而後罷快則快矣然此豈足